登科記考

登科記考卷十九

大興徐松

唐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

長慶元年辛丑

正月辛丑南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制三代致理皆重學官兩漢用人甚先經術天下諸色人中有能精通一經堪爲師法者國子祭酒訪擇具以名聞將加試用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政術詳明可以理人者委有司各舉所知限今年十月到上都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三月制以劉總獻遼陽八州之地其管內有賢才隱於山谷退在

邱園並具鶺聞冊府元龜

敕今年禮部侍郎錢徽下進士及第鄭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等重試聞奏舊書本紀冊府元龜丁未舊書本紀作四月丁丑按摭言錢徽於二月十七日放榜三月二十三日重試落第十人若遲至四月恐非事實今依冊府元龜作三月丁未惟是年三月丁酉朔丁未爲十一日與摭言所載月日亦互異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

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詞律鄙淺蕪累亦多比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誠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宏寬假一作宰撫式示殊恩特掩瑕庶明子志孔溫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麤通可與及第裴譔特賜及第鄭朗等十人並落下本紀作盧公亮等十一人可落下錢徽從別敕處分自今以後禮部舉人宜準開元二十五年敕及第訖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貶禮部侍郎錢徽爲江州刺史舊書本紀　錢徽傳　冊府元龜　唐會要

舊書錢徽傳長慶元年爲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

榜出渾之漢賓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譴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志由徑以徼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子婿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尋貶徽爲江州刺史 舊書白居易傳長慶元年三月受詔與 中書舍人王起覆試禮部侍郎錢徽下及第人鄭朗等一十四人 舊書鄭覃傳覃弟朗字有融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 摭言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氣色謂公曰郎君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卽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而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眾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其所卜 舊書柳公綽傳錢徽掌貢之年鄭朗覆落公綽將赴襄陽首辟之朗竟爲名相 舊書李宗閔傳長慶元年宗閔子婿蘇巢於錢徽下進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閔涉請託貶劍州刺史 舊書楊虞卿傳楊汝士長慶元年爲右補闕坐弟殷士貢舉覆落貶開江令又曰魯士字宗尹本名殷士長慶元年

進士擢第其年詔翰林覆試殷士與
鄭朗等覆落因改名管士復登制科

白居易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臣等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伏計煩黷聖聽之外必以爲或親或故同爲黨庇臣今非不知但以避嫌事小隱情責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不奏伏希聖鑒試詳臣言伏以陛下慮今年及第進士之中子弟得者僥倖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試重試乃至公至平凡是平人孰不慶幸況臣等才識淺劣謬蒙選充考官自受命以來夙夜惶懼實憂愚昧不副天心敢不盡力竭誠苦考得失其閒瑕病纖毫不容猶期再三知臣懇盡然臣等別有愚見上裨聖聽反復思量輒敢密奏

伏惟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給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雖詩賦之間皆有瑕病在與奪之際或可矜量倘陛下垂仁察之心降特達之命明示瑕病以表無私特全身名以存大體如此則進士等知非而愧恥其父兄等感激而戴恩至於有司敢不懲革臣等皆蒙寵擢又忝職司實願裨補聖明敢不罄竭肝膽謹具奏聞伏待聖裁謹奏白氏文集

七月壬子羣臣上尊號上受冊於宣政殿禮畢大赦天下制曰天

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政術詳明可以理人者委有司各舉所知限今年十月到上都唐大詔令集 按此制元稹所行

十月詔文武常參官及諸州府準制舉薦賢良方正人等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御宣政殿策試宜令所司準式冊府元龜

十一月戊午御宣政殿試制科舉人制曰古人有言嘗引一代之人以理一代之務雖儁賢茂彥不乏於時然亦在敷納以言精覈其實若決川瀆以導其氣叩金石以求其音使抱忠義者必盡其誠知古今者必宣其慮朕纂承鴻業以撫兆人嘗欲憲三代之禮

修列祖之法猶念和氣之未洽休祥之未臻百姓之未安五兵之未戢故詳延修潔之士庶得聞乎未聞將以達天地之心究俗化之變研安危之慮探理亂之源予大夫覃思於六經馳騖於百氏得不講求至論以沃朕心方直者舉朕之闕政術者體時之要慕元遠者明其論贍文詞者抑其華言經者折衷於聖人以明教化論將者先之以仁誼無效縱橫於戲予大夫當朕之時必思自達且古之翼戴其君者當委輅納說荷擔吐奇由畝以上言自南昌而諷刺況文陛之下負扆親臨若藏器不耀結囊而去顧朕深志復何望爲當體予衷無懼後害宜坐食食訖就試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按此制爲
李德裕所行

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問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積德累勤多歷年所經盛世之康豈有過哉然猶好問察言勤求賢士蓋以承天之任重憂人之志深也況朕長於深宮涉道日淺奉列聖之鴻緒撫萬寓之黎人夙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求讜言以輔不逮子大夫是宜發所蘊蓄沃予虛懷當極意盡詞勿有隱諱昔王政之興必臻於康泰霸道所立由致於富彊我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乎百王無堯舜之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尙彫訛家無蓋藏公闕儲

疇一作著卒陳之數貨幣一作帛之資統而較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殖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失於今歟固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未失之漸具陳興復之謨且文武行孝以成身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懋本才周可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與心離以成課去秩無守輕爲惰游指明其貫之由斯合二途之利永言致理期酌厥中施爲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義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僞思聞旨要得合誠明旌別比周之情敷詳忠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智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或乖方宜陳取捨之端

以彰眞僞之辨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子大夫其勉之冊府元龜　文苑英華　沈亞之集　舊書白居易傳長慶元年十一月穆宗親試制舉人又與賈餗陳岵爲考策官又賈餗傳長慶初策召賢良選當時名士考策餗與白居易俱爲考策官選文人以爲公　冊府元龜注云是年中書舍人白居易膳部郎中陳岵考功員外賈餗同考制策

十二月辛未制曰朕自郊上元御端門發大號與天下更始思得賢儁標明四科命羣公卿士曁守土之臣詳延下位周於草澤成列待問副予虛求昧爽臨軒俾究其論正辭直術精義宏謀釋之句時深見忠益言刈其楚列而第之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第三等人龐嚴第三次等人呂術後作張述第四等人韋曙姚中立李虞第

第四次等人崔嘏崔龜從任畹第五上等人韋正貫崔知白陳元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第四等人李思元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第四次等人崔鄴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第三等人吳思第五等人李商卿咸以懿學茂識揚於明廷況當短晷之辰頗盡論思之美綮然高論深沃朕心永言藏器之規豈忘縶駒之義寵之命秩允答嘉猷其第三等人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其第四等人第四次等人第五上等人中書門下即與處分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甲申以登制科人前試宏文館校書郎龐嚴為左拾遺前試祕書省校書郎張述為右拾遺前試太常寺協律郎吳思為右拾遺供

奉京兆府富平縣尉韋曙爲左拾遺內供奉前鄉貢進士姚中立
李廙崔擬並可祕書省校書郎同州參軍崔龜從爲京兆府鄠縣
尉太子正字任畹爲京兆府興平尉草澤韋正貫爲太子校書郎
前鄉貢進士崔知白爲祕書省正字前鄉貢進士崔郢爲太子校
書郎前鄉貢進士李商卿爲崇文館校書郎制曰昔仲尼之門以
四科品第諸生所得十哲今吾徵四海九州之士而登名者十有
五人搜羅簡拔非不勤至以今況古可謂才難是用詔爵以嘉奬
其忠超擢以光明其道俾巖石之下人思自奮見贒之盛遠以爲
鄰延登諫垣式佇忠益雠書綴皆曰顯途循其秩次亦云科等

服我新命勖哉遠猷可依前件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三人駮下十人重試十四人 按當作進士三十五人駮下十一人重試及第十四人史大騎駮未可依據　是年李諒袓慈薛渾以等第能舉見摭言

李躔 舊書李迴傳迴字昭度宗室鄭王䘵之後父如仙迴本名躔以避武宗廟諱長慶初進士擢第　雲溪友議李相公迴舊名躔累舉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又訪龜者鄒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成遂之後二十年間名終當改今則已應天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自衣為隙他年必為深讎矣長慶元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為迴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乃歎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信矣李公既為禾郎謙恭為給事因省會謂李公曰昔求府解侍郎為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廟諸公之列耶合坐皆驚李公曰君今既御紫衫何魏秀才僕為試官依前不送何得以舊事相讓李乃請罪獨坐之權三臺肅畏而升相府後三五年魏公

亦自同州入相及李相公有九江之除續有暐川之出跋涉江湖喟然歎曰洛橋先生之誠吾自取尤然亦命之故定也

李款字言源長慶初第進士見新書

盧鍇因話錄盧老彭號知人族子鍇初舉進士就安邑所居謁之謂鍇曰爾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晚為恨登朝亦得大美官鍇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庶子

盧簡求舊書盧簡辭傳簡求字子臧長慶元年登進士第

崔璵舊書崔珙傳弟璵字朗士長慶初進士擢第

裴譔舊書裴度傳子譔長慶元年登進士第　按雲溪友議言元稹在中書以論裴譔及第出同州今裴元兩本傳皆不載此事

皇甫宏太平廣記引逸史皇甫宏應進士舉華州取解酒忤於刺史錢徽被逐出至陝州求解說將越城關閒錢自華知舉自知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因寢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婆神乃相與去店北常開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將皇甫郎欲應舉婆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郎必得矣他日莫忘報賽生即拜謝乳母卻送至店門遂驚覺曰我夢如此分明安至無驗乃卻入城應舉錢侍郎意欲挫之放雜

文過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惡宏今若庭辱之卽不可但不與及第卽得又令帖經及榜成將寫錢心恐懼欲改一人換一人皆未決反覆籌度近至五更不睡謂子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舉人文章來旣開乃皇甫文卷錢公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及第東歸至陝州問店人曰側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頑石一片牧牛小兒戲爲敲琢似人形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與店人共往皆夢中經歷處拜賀石婦而歸

孔溫業 見文苑英華　舊書孔巢父傳孔戡子溫業登進士第　新書溫業字遜志　闕里文獻考以溫業爲是年第二人未知所據

趙存約 見文苑英華

竇洵直 見文苑英華

諸科三十八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龐嚴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舊書本傳長慶元年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是月拜左拾遺　劉禹錫有哭龐京兆詩云俊骨英才氣褎然策名飛步冠羣

賢注云少年有俊氣常譏制科之首　呂衛一作述又作張述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韋曙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姚中立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李鄘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舊書李回傳登賢良方正制科　崔嘏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新書李德裕傳嘏以制策歷邢州刺史　崔龜從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舊書本傳登賢良方正制科　任畹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韋正貫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新書韋皋傳皋弟平平子正貫字公理少孤謂能大其門名曰臧孫推蔭爲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改今名舉賢良方正異等張祜有送韋正貫赴制舉詩云可愛漢文年鴻恩蕩海壖木雞方備德金馬正求賢大戰希游刃長途在著鞭竚看晁董策便向史中傳　崔知白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陳元錫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沈亞之沈亞之對策見文苑英華及本集蓋於是年登科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李思元一作李思玄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　崔郢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軍謀宏遠一作達堪一作材任將帥科　吳思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李

商卿見冊府元龜唐會要唐大詔令集

知貢舉　禮部侍郎錢徽見上

孔溫業鳥散餘花落詩曰美景春堪賞芳園白日斜共看飛好鳥

復見落餘花來往鶯翻電經過想散霞雨餘飄處處風送滿家家

求友聲初去離枝色可嗟從茲時節換誰爲惜年華文苑英華

趙存約鳥散餘花落詩曰春晚遊禽集幽庭幾樹花坐來驚豔色

飛去嚌晴霞翅拂繁枝落風添舞影斜彩雲飄玉砌絳雪下仙家

分散香初靜娟零藥帶葩空階瞻翫久應其昔年華 文苑英華

寶洄直鳥散餘花落詩曰晚樹春歸後花飛鳥下初參差分羽翼

零落满空虛風外清香轉林邊豔影疏輕盈疑尚舞髣髴似霞舒

萬片情雖極遷喬思有餘微臣一何幸吟賞對宸居 文苑英華

麗嚴對策曰臣言臣少從師學講論載籍為皇為帝為王為霸之

所行理亂興衰之所由起迨壯歲而以身處窮賤又得農桑工賈

之利病人情風俗之厚薄思願一發於明天子之前鬱抑於中無

因自致乃月正日陛下有事於南郊迴御丹鳳樓赦天下臣與萬

姓咸覩列在大逵之南祥風北來時聆德音乃聞有直言極諫之召私自快莫得進所志於今日也今蒙陛下親策於赤墀之下懼所以燭理未究省躬未明乃使臣極意正詞勿有隱諱微臣其敢不直不極而有闕陋哉生三十年實沐唐化恨無以自效於日月之下乃逢昌運獲進狂言願增天高以益地厚懇迫激切不知所裁謹昧死上愚對制策曰昔王政之興必臻於康泰霸道所立由致於富强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乎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彫譌家無盖藏公闕儲蓄卒乘之數貨幣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殖變於古歟將臯時政令

失於今歟固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末失之漸具陳興盛之謨臣
聞以道化者皇以德教者帝以禮樂刑政理者王夫以處天下之
尊舉四海之力為皇為帝為王為霸致之一也猶反掌之易而況
人之誠偽時之厚薄必由上而下者乎帝王之道高不降於天厚
不取於地遠不致於四夷師友輔弼而已矣師友輔弼豈有他求
哉賢哲忠信而已矣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念天地之無全功也不
自尊其德仰日月之有薄蝕也不自是其明必求賢哲置諸左右
然後德尊而益至臣日獻其謨君日行之臣日聞其過君日改之
其始也一善出於臣其終也百善歸於君以為皇者師帝者友卒

未聞師聖於皇而友明於帝後之王者其或不然臣有所獻或慮乎美歸於下是以言有所不聽臣有所替或慮乎惡彰於已是以過有所不去然則曰諫我之曲彼必正乎曾不知疾之在身必飲醫工之藥而醫工未必免病也飲其藥者或有效焉必待其筋力異於人顏色殊於衆而後飲其藥則疾之根本得不爲深乎今陛下逌帝皇之聖輔弼有師友之賢所謂聖賢相逢而上古之理可得而致猶慮乎人未蓄庶俗尚彫譌則憂理不及於三王德不超於五帝其致之哉誠有道焉臣願陛下詳視典謨舜禹所以待夔契者何如哉殷之成湯周之文武所以臣伊呂周召者何如哉貞

觀所以任房杜者何如哉開元所以用姚宋者何如哉其所以致
堯舜成湯文武之名貞觀開元之理何如也今陛下自即位以來
舜禹之心已刑於四海矣陛下尊敬師傅拔用忠賢讒棄奸貪發
散滯積皆舜禹之心也臣願陛下尊敬之不廢其道拔用之不廢
其言讒棄之今勿復之散發之今勿斂之夏書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陛下能終之又何憂蓋藏不聽於下人儲蓄有闕於公府鑄
鋒銷鏑卒乘之數可減於後時薄賦節用貨幣之資可益於前代
未失之漸莫甚於賢不任而政不修輿盛之謨莫先於復開元而
履貞觀則三代之康泰可翹足而致彼五霸富強之術安足爲陛

下道哉制策曰且文武行孝以成身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慰本才周可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異心難成考課去秩無守輕爲惰游指明共貫之方斯合二途之利者臣以爲文武之道雖不同士農之業雖各異而要歸於修其職業而濟於時也今之所謂文者何哉文采而已所謂武者何哉騎射而已欲求兼學其可得乎經緯古今文之業也用之於武武之德也禁暴戢兵武之業也用之於文文之輔也不修其本而事其末欲求其備其可得乎今苟各覩其才以授其任亦可以濟天下之務矣是以仲尼有四科以廣其道漢高有三傑以成其功所以不

求備於人故能創業於前代垂教於無窮者也士農迭居以豐業今所以輕爲惰游者國家自幽薊兵興人無土著士者農者遷徙不常繫政化則來苦苛暴則去祿有厚薄在桑土不均則知去秩者無守不爲游惰者何所歸乎陛下端心克己於上任賢使能於下則文武各得其任士農各安其業矣豈慮家有不給才有不周之患乎制策曰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爲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義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僞思聞旨要得合誠明慎別比周之義數詳忠厚之道陛下以修睦勸義爲念而以難知益僞爲慮豈耳目之臣未盡得賢乎何憂歎之深也自中代以降

謂僕既獨賢不肖混淆莫能兩辨臣以爲天下之事統而計之善而不可以爲不善者十一二焉惡不可與爲善者十一二焉其間六七之多率中人也法令修明則賢人多也懲勸不精則貪冒衆也必在上有所施行而在下者有所承流者乎且陛下左右惟賢所進惟賢則四目明四聰達不難知矣陛下左右非賢所進非賢則僞行堅僞言辨心益僞矣今陛下必擇忠賢居之左右以爲耳目以爲腹心矣任忠賢所進者復何疑乎誠若是則管夷吾鮑叔牙友進之不爲比祁奚祁午父進之不爲私是在陛下有所任之而已制策曰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

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則乖方宜陳取舍之端用明眞僞之辨者陛下清問及此非急切求賢取士之道乎夫求賢取士所以備官也設官所以分理衆務也夫得一尺之木將斵以用之必使匠者有一塊之土將埏而器之必使陶者今陛下選人以仁天下皆歸於仁矣選人以義天下皆歸於義矣夫理天下者必以仁與義矣今朝廷用人不以仁而惘默低柔進人不以義而因循持疑言有不符於行才有不足於用矣陛下雖欲精五事五事何術而精雖欲法九徵九徵焉得而法若是求衆務之理者是以材與陶以土與匠而求器用之得也不亦難乎今朝廷開取士之門

不爲不廣其中選擇精詳望爲俊彥者通於進士中外之重擢清秩選於是者十八九誠有才有器亦盡萃其中然而所采者浮華之名所習者雕蟲之技是以主教化者不道皇王之術官牧守者不知疾痛之源豈其有任事之才而無任事之智乎蓋藝非而職異也臣聞古者有豢龍之官夫龍神妙不測變化無窮而能節其嗜欲察其動息擾而制之無所不得者蓋代襲其官述修其業也楚人之操舟冀人之乘馬豈盡性哉必習而善矣今縱未能大更其事苟明殿最考績之科驅天下之人於修效飭行之地假如某任某官著某行立某事舉某善雪某冤必擢而遷之又能著某行

立某事舉某善雪某冤又擢而遷之蔑然無聞不待罪而黜之則
下無蔽善黨惡之情矣下無蔽善黨惡之情則賢者不進於朝廷
復何往也安有言行相乖才望不稱者乎制策曰至於朝廷之闕
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者臣陳帝王
之道於前矣陛下又垂問以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豈不欲躋人於
善道補政之闕消哉臣又陳取士任賢之道矣陛下誠能任賢於
上待人於下朝廷豈有闕而不修四方焉有弊而不去何必備繁
細之事以干聰明者哉夫有天下者莫不欲使人富使人壽使人
遷善使人無惡統四夷於荒外正百事於朝廷夫欲人之富莫若

厚耕植欲人之壽莫若和陰陽欲人遷善莫若明勸賞欲人無犯莫若慎刑罰服四夷莫若修文德正百事莫若任忠賢忠賢不任雖日親衆務百事其得而正文德不修雖日致干戈四夷其得而服刑罰不慎雖日殺千人姦盜其得而止勸賞未明雖日爵千人禮義其得而修冤濫未盡雪陰陽莫得而和浮屠未盡去耕殖莫得而厚此六者政之大端也伏惟陛下念之抑臣又聞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下懼化之未光懼德之未合懼一物之失所懼衆政之有乖訪遺闕於下臣張修目於請間凡前班對者莫不備陳所得則陛下知之不難矣在行之何如耳臣又以天下之事小大萬

端陛下深居九重廣有四海安得勞心神於思慮之外極神明於
視聽之表臣願陛下爲一事必師於古行一道必法於天明日月
之光正星辰之位降雨露之澤振雷霆之威內有夔龍掌萬機之
務外選方召親百事之成利於上者必慮於害人悖於志者必求
諸非道則天下之望慰微臣之志塞矣謹對 文苑英華

沈亞之對策曰臣伏念目之包明其在昏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
厲日冢光乃能搶元黃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中則爲愚
者混非遭聖偶時安能調陰陽育萬物其理一也盲者雖冢光莫
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智其理一也故舜禹翔其光於上益稷之

徒周其視於下其由懸白日而省離婁也三代以降君之光微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覩其前而昧其後其由舉燭螢而臨庶月也今陛下神光動天鑒徹幽寒猶懼理有未至故親省羣言而臣鬙愚非能踰於智傑副陛下之清問而勉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微臣所冒非任當伏竄棄之光不足以塞罪乃輒伏進所言伏讀睿問周覩聖旨見陛下思天災之病也臣愚以爲皆由尙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睿問有念人俗之凋訛及於卒乘之數貨幣之資臣請以今戶部之壞舉之睿問有思才周於文武本固在於士農臣請以禮部工部之壞舉之睿問

有欲以辨行之眞僞臣請以吏部之濫舉之睿問有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睿問有四方之弊臣請以山東隴右之急奏之伏願陛下詳臣之言察臣之志無以臣微而輕其奏也臣聞周設六官以統百辟立國八百年由綱之不絶於所制也太宗龍興革魏晉之殘政修法度立中事設尙書六曹以敘班文武以條系天下號令既布而萬方從矣愛其人若愛己之德保其黎庶若保幼子恐有竪也明四目以先其視指其未見者也達四聰以先其聽喻其未聞者也尊賢之言而爲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陷於災害而康泰矣後代雖有盜臣姦黨而終不患其亡由綱之不絶

於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六腑也耳目口鼻之樞繫於元首手足之用關於肘膝其血氣根脈皆統於六腑符而命之然後能動用失其用者非邪則尫夫人莫不尊其首故足司其所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處身猶君之居上也百碎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明矣今尚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謬今人俗凋譌者其由戶部之綱不理也昔戶部其在開元最爲治平當時西有甘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帥其餘利殖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間富庶滂洋之若是及一日上恃昇平之功相驩威驕之狠直言得

死諜色獲進轉掌之閒潜䠊巡於巴蜀矣今西涼爲虜兩河爲兵
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卒勝衣之農而百徭出矣鞭
役重繁不勝於籍榷之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深危苦衆多欲無
凋竭不可得也兵部之選武士亦謬矣夫試射百中爲重馳射次
之馳戈亦次之此武夫賤者之宜業也而真者百無一焉其餘盡
買豪姦之輩役者以僥冒入簿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估肆富人
之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用顧欲占籍自恃以逭徭於鄉閭耳而
欲卒乘貨幣之充强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閒至於幽薊連屬西邊
北邊而仰給之卒多於其士之齊人十九在兵部者所操曾不能

制一校尉而況紐其綱乎古者兵農之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秋穫而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綱紀根於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於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何卒貨不充於古哉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爲淸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擇之及乎爲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重器令取之至微而望甚大其猶擊陋缶而望曲齊於韶濩也今仕進之風益壞矣必以陰詐爲朴昜明爲狂顧以武爲汙矣而況兼學乎陛下何不令禮部之臣督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則人可化矣夫惟博大之士爲能兼學耳夫持綱擧維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求博大之士非

竭誠不能也故殷宗之竭誠於神神感於夢而得傅說周文之竭誠於氣氣感於兆而得太公陛下如能用殷周之誠而求之何慮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綱不舉其由百工之不條理焉且務於捷濫則能速壞惑於邪巧則多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使財費之不窮工力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於土階之上蔭於茅茨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勤理水而卑宮室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厭蓋欲使天下之人自然而儉易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載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主未有不極游觀之樂窮巧侈之娛恣羅紈之靡雖有生植之眾不足

充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塞百工之役雖竭蠶婦之勞不足給綺綵之廣秦隋之末君不如此不足以寧宗社今仕家不著籍於鄉閭亦已久矣則農夫唯恐他業之不容於趨也安肯顧隴畝而戀其本哉伏願陛下仰堯舜禹之聖敬畏秦隋之敗者念漢文之節儉凡在百工之用關於將作內作技同者必使統於工部以覲制作之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下人則堯聖禹明周規漢儉唯陛下擇耳何止士農之固業哉今吏部之補吏歲調官千餘其試以偶文儷語之書程以二三百字爲準考其能否以定取捨直使其人眞能然尙何以補況十九皆僞人乎以此而求其實不可得

也且昆吾之利莫耶之才雖巧用不能雕咫尺之木鸞鳥之羅雖善掩者不能拘蚊蚋如使恢宏博大之士裁心鏤舌以為此辭而其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羣官立於朝者歲各貢其所知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器任之不勝其任者罪罔上關其貢者罪蔽賢而洽聞者爵逾次禮部吏部以時舉籍刑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人爭好賢人人務克己何患乎眞僞不可辨哉今朝廷之闕眾多其最急者刑部刑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之不信勅命迭降而其旨相違故有行之於今日而廢之於明日罪之於此而赦之於彼是慢易欺詐之藪耳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苛去其

相逾則人人易守難犯然後命儒賢究舉之不明於此者不得為刑部之官無令猾賊之徒輕身重貨竊法以自弄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遠罪修己之風序今非止於關蓋將病且痼矣夫病者其在皮膚則易也六腑已繆氣非所經而其體痼不亦危乎臣請以醫方之言諭國之病伏惟陛下察焉臣聞良醫之理痼也陳以奇方伐以猛餌外以鍼火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於其中及痼解病瘳六腑亦懲於是竭良藥以材調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百體正內强而外和矣夫代之愚醫則不然必使病勝而形羸不危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果刑信賞國之筋絡

也九州百郡國之四支八綫國之外膚也驕荒淫異國之癰病也嘉謀長算國之奇方也强將勁兵國之鍼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膳良藥也夫百骸居於外六腑列於內相假而成生相致而動息本爲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日大攻而不除其久爲癰除而不補其久復發爲厥難矣臣以爲天寶貽癰始於一支而容之浸及百體幾危其形元宗肅宗除而不終癰及興元德宗之時又無良臣可進內强之術而攻不克先皇攻於除而不攻於補今乃復發於幽薊居國之左又有西戎之癘居於右掌之膚涉腕逾肘今已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也以安西至於涇隴一萬

二千里其間嚴闕（闕疑作關）重阻皆爲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肩之去喉能遠乎柰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於中朝之闕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之急（闕）若武備之不至又請詳舉之夫聖人之母萬物必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爲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爲武備盡其肅厲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理而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間明正陰之有位而盜陰不生也故聖人因之以武備至於十一月陰盈包將來之陽可大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厲之恐僭陽之道也內密燠而養之使其爲文爲光也故聖人因之求賢以爲

䨓雹凍霜雪禁其焚燕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雷風爲前驅

蕩其所不通溫光從而暘之陽德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

人之德文雖先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擒齊魯滅常山死幽薊歸

臣未見制法有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爲兵可戢也遂用羸將守常

山滯儒臨薊北不旋踵而賊氣復作矣伏願陛下愼動誡盈無傷

陰之大候且行化在便人舉兵在立勢夫百斛之車百蹄之牛不

能掂其轂如措之峻坂之上援之力者不盡數牛及轟然而遡則

牛足之運不給輪奔矣此立勢之樞也今幽薊之兵其由病者之

再病也人虛而强履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於聚威於深

椽實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冀馬之縱作疑
蹤不望合於燕蹄矣以太原之師入薊邱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
傍運矣此拘燕固冀之方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則在名
將而用耳如其威不聚於急力不貫於危雖有名將不能爲也陛
下見西制戎北制虜壁壘之勢盤連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以
爲戎虜之畏此而不敢犯塞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
士卒虛名占籍者十五不啻日夜飛金璧走銀繒市言惟恐田園
陂池之不廣也聲珥羽鈿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不邃也不如此
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固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闕日戎

戈東刃陛下將安倚乎今北路猶夏猶巳事嫁矣而西戎之虚盟
安足信之不可無虞也夫人性有勇怯地性有險易勇怯可以習
制制之以刑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惜之以勢則亡怯假如涉
險利强弩以持重者據之平陸利騎戈以捷手健蹄者兼之此得
勢而亡怯也今士卒之獲戎者得其馬羊牛雜畜及衣裝寶絡皆
與之無令有所奪奪此顧利而亡怯也蒙兵失律者皆誅此畏刑
而亡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臣嘗仕於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
瀚海巳東神烏燉煌張掖酒泉東至於金城會盟東南至於上邽
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

或聚居城落之閒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爲歲時必東望嘑呼其感故國之恩如此陛下能不念之臣意西戎今冬當踰河拒北虜明年必大入靈武寇西城先擊鹽有誠能因此時詔豐隴邠涇及南梁皆會兵計事獨得以老弱留護城其他少壯及騎士皆持裝佩盬糗令邠寧涇原軍皆出平涼道彈筝邠寧軍北固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逾木硤關鳳翔軍逾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關南梁軍道鳳逾黃花因狄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羊足以供具各以輕騎入貲關撫諭其遺人飛聲流勢延字闕二西則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內安有警烽之字闕二臣固曰四

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言極諫則言無不直直不懼於罪也若諫無不極者今百不盡臣之一二焉何者答問之所及或未利於國臣雖欲滿之而不解則懼執事之臣不廉也嘗問之所不及者當臣之所蓄或有利於國臣雖欲奏之臣懼罪言於非宜也而況辭寒之辰奔光馳曜之下筆之條奏拘以文陳乎臣所以憤懣之誠百不及一二焉豈無異日而顧問哉伏惟陛下察焉謹對 文苑英華

二年 壬寅

閏十月國子祭酒韋乾度奏當監四館學生每年有及第闕員其

四方有請補學生人並不曾先於監司陳狀便自投名禮部計會
補署監司因循日久官吏都不檢舉但準禮部關牒收管有乖大
學引進之路臣忝守官請起今已後應四館有闕其每年請補學
生者須先經監司陳狀稱請替某人闕監司則先考試通畢然後
具姓名申禮部仍稱堪充學生如無監司解申請不在收管之限
舊例每給付廚房動多喧競請起今以後當監進士明經等待補
署畢關牒到監司則重考試其進士等若重試及格當日便給廚
房其明經等考試及格後待經監司牒送則給廚房庶息喧爭當
監四館學生有及第出監者便將本住房轉與親故其合得房學

生則無房可給請起今以後學生有及第出監者仰館子先通狀
納房待有新補學生公試畢後便給令居住當監承前並無專知
館博士請起今以後每館眾定一人知館事如生徒無故喧競者
仰館子與業長通狀領過知館博士則準監司條流處分其中事
有過誤眾可容恕監司自議科決如有悖慢師長還暴鬬打請牒
府縣錮身遞送鄉貫敕旨宜依 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二十九人 唐詩紀事周墀以木雞賦及第是木雞賦為此年試題木雞賦以致此無敵故能先鳴為韻見文苑英華文苑英華又載琢玉詩當亦是此年試題 是年平曾以府元落章漸李餘以等第能舉見摭言 唐詩紀事長慶二年平曾同賈閬仙誚貶謫之舉場十惡

白敏中 舊書白居易傳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父弟祖鏻父季康敏中長慶初登進士第

白居易故溧水縣令白季康墓誌銘公後夫人高陽敬氏生子曰敏中進士出身又曰夫人訓子爲賢母故敏中遵其教飭其身升名甲科　陳振孫香山年譜長慶元年公從弟敏中及第香山集有喜敏中及第詩云自知羣從爲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葉盡驚人轉於文墨須留意貴向遲霄早致身羙學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

賀拔惎　摭言王相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惎爲交友惎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申意俾敏中與惎絕前人復約敏中爲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然惎果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出惎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召惎于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可致柰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負陽而寢前人覩之大怒而去懇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惎矣

周墀　舊書本傳墀字德升汝南人祖頎父霈墀長慶二年擢進士第

陳標　唐詩紀事陳標終侍御史長慶二年進士

苗愔　韓文考異引登科記愔長慶二年進士第愔蕃之孫也

丁居晦　見文苑英華

浩虛舟　見文苑英華　通志氏族略唐隰州刺史浩聿狀云本郜氏因避難改爲浩氏聿生虛舟

裴休 舊書本傳休字公美河內濟源人祖宣父肅休長慶中從鄉賦登科盧肇宣州新興寺碑裴公休擢進士中科登直言制首 按長慶惟三年傳言長慶中故載于此

諸科十人

山人科見雲麓漫鈔

日試百篇科見雲麓漫鈔

田夷吾 曹璠 白居易有日試詩百首田夷吾曹璠等授魏州兗州縣尉制云乃者魏兗二帥以田夷吾曹璠皆屬文貢置闕下有司奏報明試以詩五言百篇終日而畢藻思甚敏文理多通賢侯薦延宜有升獎因其所貢郡縣各命以官而倚馬爰來衣錦歸去以文得祿亦足爲榮可依前件 按二人當即此年登第 又按新書藝文志載郁渾常應百篇舉壽州刺史李紳試之李紳刺壽州在寶歷中益其時亦置此科也

知貢舉 禮部侍郎王起 舊書本紀長慶元年十月辛未以中書舍人知貢舉王起爲禮部侍郎 王播

傳播弟起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長慶元年遷禮部侍郎其年錢徽掌貢士爲朝臣請託人以爲濫詔起與同職白居易覆落者多徽貶官起遂代徽爲禮部侍郎

浩虛舟木雞賦曰惟昔有人心至術精得雞之情情可馴而無小無大術既盡而不飛不鳴對勍敵以自持堅如挺植登廣場而莫顧混若削成初其教以自然誘之不懼希漸染而能化將枯槁而是喻質殊樸斲用明不競之由狀匪雕鎪盡取無情之故然則飲啄必異嬉游每殊芒棲心而自若期顧敵而如無日就月將功盡而稍同顛榦不震不悚性成而漸若朽株已而芥羽詎設雕籠莫閉卓然之至全變兀若之姿已致首圓脛直輪榦之狀俱呈觜利

距銛枳枸之芒並利是以縱逸情絶端亘氣全朧離披而躚附胼眩矅而飾穿鷩被文而錦翼蔚矣迷寒木而花冠燗然虛驕者懷不才之虞安能自恃賈勇者有攻堅之懼莫敢爭先故能進異激昂處同虛寂郢工誤起乎心匠郈氏徒驚乎目擊濟然無撓子綦之質方儔確爾不回周勃之強未敵之喻斯在其由可徵劇致已忘乎力制積習潛通乎性能是則語南國者未足與議闘東郊者無德而稱士有特力自持端然不倚塊其形而與木無二灰其心而顧雞若是彼靜勝之深誠冀一鳴而在此 文苑英華

丁居晦琢玉詩曰卞玉何時獻初疑倚在荆琢來聞制器價衒勝

連城虹氣衝天白雲浮入信貞珮爲廉節德杯作侈奢名露璞方期辨雕文幸旣成他山豈無石盍及此時呈 文苑英華

浩虛舟琢玉詩曰已沐識堅貞應憐器未成輝山方可重散璞乍堪驚玷滅緣心正瑕銷奪眼明琢磨虹氣在拂拭水容生賞翫冰光冷提攜月魄輕佇當親捧握瑚璉幸齊名 文苑英華

三年 癸卯

正月禮部侍郎王起奏曰伏以禮部放榜已是成名中書重覆尚未及第若重覆之中萬一不定則放榜之後遠近誤傳其於事理實爲非便臣伏請今年進士堪及第者本司考試訖其詩賦先送

中書門下詳覆候敕卻下本司然後準舊例大字放榜從之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會要

二月諫議大夫殷侑奏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故先師仲尼稱志在春秋歷代立學莫不崇尚其教伏以左傳卷軸文字比禮記多較一倍公羊穀梁比尚書周易多較五倍是以國朝舊制明經若大經中經能習一傳卽放冬集然明經爲傳學者猶十不一二今明經一例冬集人之常情趨少就易三傳無復學者伏恐周公之微旨仲尼之新意史官之舊章將墜於地伏請置三傳科以勸學者左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

梁各問大義三十條策三道義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與及第其白身應者請同五經例處分其先有出身及前資官應者請準學究一經例處分又奏歷代史書皆記當時善惡繫以褒貶垂裕勸戒其司馬遷史記班固范煜兩漢書旨意詳明懲惡勸善亞於六經堪爲代教伏惟國朝故事國子學有文史直者宏文館宏文生並試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來史學都廢至於有身處班列朝廷舊章昧而莫知者况乎前代之載焉能知之伏請置前件史科每史問大義一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以上爲及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請同五經三傳例處分其有出身及

前資官應者請同學究一經例處分其有出身及前資官稱僕與處分其三史皆通者請錄奏聞特加獎擢仍請頒下兩都國子監任生徒習讀敕旨宜依仍付所司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會要　舊書職官志以三史三傳科置於二年誤

進士二十八人其年試麗龜賦見書錄解題　是年鄭崖爭第罷舉見摭言

鄭冠狀元

袁不約唐才子傳袁不約字還樸長慶三年鄭冠榜進士　羅隱東安鎮新築羅城記汝南袁不約還樸以文學進

顧師邕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長慶三年顧師邕登第　新書本傳顧師邕字睦之少連子性恬約喜書寡游合第進士

李敬方唐才子傳敬方字中虔長慶三年鄭冠榜進士

韓湘唐才子傳湘字清夫愈之姪孫也長慶三年禮部侍郎王起下進士　昌黎集宿曾江口示姪孫湘詩考異引孫注湘字北渚老成之子公兄弇之孫昌黎又有示爽詩考異謂爽亦湘之字

李餘　唐詩紀事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蜀人也張籍送餘歸蜀詩云十年人詠好詩章今日成名出舉場歸去惟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山橋曉上蕉花暗水店晴看芋葉光鄉里親情相見日一時攜酒上高堂賈島送餘及第歸蜀詩云知音伸久屈覲省去光輝津渡逢清夜途程盡翠微雲當縣竹疊鳥離錦江飛肯寄書來否原居出甚稀　姚合有送李餘及第歸蜀詩云蜀山高岩嶮蜀客無平才日飲錦江水文章盈其懷十年作貢賓九年多邅迴春來登高科升天得梯階手持冬集書還家獻庭闈人生此爲榮得如君者稀李白蜀道難羞爲無成歸子今稱意行所歷安覺危與子久相從今朝忽乖離風飄海中船會合難自期長安米價高伊我常渴飢臨岐歌送子撫聲但陳詞義交外不親利交內相違勉子慎其道急若食與衣苦熱道路赤行人念前馳一杯不可輕遠別方自茲又朱慶餘有送餘及第歸蜀詩云從得高科名轉盛亦言歸去滿城知發時離不開莚送到處人爭與馬騎劍路紅蕉明棧閣巴村綠樹蔭神祠鄉中後輩遊門館半是來求近日詩　按郎上年等第罷舉者

李訓　舊書本傳訓肅宗時宰相揆之族孫始名仲言進士擢第　按舊書王播傳李訓即王起貢舉門生故附此年

諸科十九人

道舉科見雲麓漫鈔

日試萬言科見雲麓漫鈔　張口白居易有報衢州張使君詩云萬言舊手才難敵注張曾應萬言登科按張涉登萬言科在天寶時德宗朝已放歸田里不應至長慶中年爲衢州刺史蓋張使君於是年登科也

知貢舉　禮部侍郎王起舊書王播傳起掌貢二年得士尤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閱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榜從之議者以爲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故出爲河南尹　張籍有喜王起侍郎放榜詩云東風節氣近清明車馬爭來滿禁城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萬里盡傳名誰家不借花園看在處多將酒器行共賀春司能鑒識今年定合有公卿

四年甲辰

正月壬申穆宗崩舊書本紀

丙子敬宗卽位於太極東序通鑑

三月壬子上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制曰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術優深可為人師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邊將者委常參官并諸道節度觀察使諸州刺史各舉所知限來年正月到上都冊府元龜

進士三十三人　李羣狀元臧等同　摭言合肥李郎中羣始與楊衡符隱廬山先是封州李相遷閬長曾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執辭之際屢以文柄迎合於公公曰誠如所言廬山處士四人儻能計偕當以到京先後為㪺既公果主文於是攙旌旗造柴關徼之而笑時三賢皆膠固唯合肥公年十八斐然曰及其成功一也遂束書就貢比及京師已鎖貢院乃擬貢

院門請引見公問其所止答云到京後時未遑就館合肥神質瓌秀主司爲之動容因曰不爲作狀頭便可延於吾廬矣

韓琮　唐才子傳琮字成封長慶四年李羣榜進士及第唐詩紀事作琮字代封

章楚老　唐才子傳章楚老長慶四年中書舍人李宗閔下進士　金華子章楚老少有詩名相國李公宗閔之門生也自左拾遺辭官東歸寄居金陵

李甘　舊書本傳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擢第　摭言引登科記李甘長慶四年及第　因話錄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甘出於李相國武都公門下時以爲得人

韓昶　昌黎符城南讀書詩考異引樊注登科記公之子昶登進士第在長慶四年　韓昶自爲墓誌銘云昌黎韓昶字有之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六七歲出言成文張籍奇之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爲之文與其不同遂改體就之年二十五及第

唐沖　薛庠　袁都　唐語林李相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沖薛庠袁都時謂之玉筍

諸科十五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李宗閔舊書本傳宗閔入爲中書舍人三年冬權知禮部侍郎四年貢舉事畢權知兵部侍郎按本紀十月以權知禮部侍郎李宗閔權知兵部侍郎　按李宗閔撰李良臣碑其結銜稱朝請大夫守禮部侍郎紀傳所謂權知也

登科記考卷二十

大興徐松

唐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

寶歷元年乙巳

正月辛亥上祀南郊還御丹鳳樓大赦天下改元制曰澄清教化莫尚乎太學明治心術必本乎六經天下諸色人中有能精通一經堪爲師法者委國子祭酒訪擇具以名聞天下州縣各委刺史縣令招延儒學明加訓誘名登科第卽免征徭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三月辛酉詔常參及諸州府准去年三月三日制舉諸色目見到

總三百一十九人按舊書本紀作二百九十一人今月二十八日御宣政殿臨試

宜付所司準式冊府元龜

辛未帝御宣政殿試制舉人詔曰朕聞心術順道天下可一言而興聰明壅迷堂上有千里之遠故唐虞而降則考試觀俗漢魏之際則詔策求賢朕纘紹丕圖撫臨方夏實懼誠有所偏信鑒有所未周乃前歲詔六宮九卿方岳尹正有位之士逮于庶僚高懸四科博薦羣彥將訪衆政之闕酌至論之中子大夫庭列儼然可應其品是用宵興前殿永日渴求條列坦明咸本經意固子大夫之所講磨矣當竭誠慮無有蘊藏宜坐食食訖就試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以中書舍人鄭涵吏部郎中崔琯兵部郎中李虞仲並充考制策官舊書本紀

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問皇帝若曰朕恭守憲祖中興之運穆宗紹甯之業寅畏兢翼亦免荒墜諸侯忠上而奉職卿士循法而恪官四夷內向兆人休息至於屬統垂文程示後代終有致人之意未有理人之術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也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令俗於至道躋兆人于泰和子大夫皆蘊器應薦憤憤悱悱思所以奮者於日久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夫禮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

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時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恥設防銷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四人混處遷于異物歷代已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捐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齎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漢高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丙魏朕觀其書燦焉盡在我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觀其書則拔擧絕類者不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謨謀而無際歟爲史官詞志不能及於其事歟口食至多而墾

闕者惰供億至眾而財官是空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

臻而鰥寡一作弱者未贍必有其旨何以辨之無泛無略無游說無

隱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文苑英華唐大詔令集

四月丁亥制曰朕深居法宮高處宸極嘗慮天下多務壅于上聞

朝廷大猷闕于中興至於伏陛叩顙造膝犯顏皆駿遷顯榮寵以

優錫猶思物不得茂遂道有所鬱堙是用虛衷訪賢側席前殿緘

術以獻閣自朕躬切劘于違無所回忌第于上下揚於正朝吾之

不宏亦可謂信于海內矣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第三等

唐伸韋端符舒元褒第四等蕭儆楊魯士楊儉來擇趙柷一作祝裴

惲一作暉第四次等韋繇李昌實一作賓嚴楚封田曾崔璜第五上等李漣一作涟蕭寘中馮球元晦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第五上等韋正貫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第三等裴儔第四次等侯雲章咸以讜言正詞兵符教本應問如響不窮如泉著之於篇爛然盡在宜膺中鵠之選用叶縻爵之經其第三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上等中書門下即與處分後不數日帝謂宰相曰韋端符楊魯士皆涉物議宜與外官乃授端符同州白水縣尉魯士興元府城固縣尉宰臣等請其罪名不得舊書本紀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三人是年李景方盧鈞等第罷舉見摭言

柳璟狀元見玉芝堂談薈舊書柳登傳子璟寶曆初登進士第　新書璟字德輝　因話錄小柳舍人璟自祖父郎中芳以來奕世以文學居清列舍人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　卓異記載座主見門生知舉有楊嗣復柳璟又云嗣復與璟又是禮部侍郎璟首及第

歐陽袞永樂大典引閩中記歐陽袞字希甫閩縣人寶曆元年及第　按淳熙三山志歐陽袞終侍御史

易之武永樂大典引宜春志易之武寶曆元年登進士第

楊洵美唐詩紀事洵美登寶曆元年進士第終監察御史

李從晦新書宗室傳從晦寶曆初及進士第　按從晦與柳璟同年見大中九年注

裴素寶真齋法書贊裴素明日帖裴素制誥書寶曆元年楊嗣復相公下及第更不知聞是何薄情也明日爲吾人請假一日具宗謝祗候望捨卻他事早見訪也更無人惟有崔十學士此走狀不宣素再拜二十一官郎中使君閣下二日　按帖語當是素與其同年書存之俟考

杜勝舊書杜黃裳傳弟勝登進士第新書勝字斌卿寶曆初擢進士第楊嗣復數薦材堪諫官

諸科三十二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唐伸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韋端符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舒元褒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新書舒元輿傳弟元褒擢賢良方正文苑英華注云元褒第三人

蕭倣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楊魯士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魯士本名殷以進士黜落改名登制科

楊儉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來擇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新書藝文志擇字无擇

趙棁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裴惲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韋繇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昌實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嚴楚封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田邑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璜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滌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滌李漢弟見舊書李漢傳又見韓愈李郱墓誌

蕭夷中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馮球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元晦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　韋正貫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蕭鄴韋正貫神道碑正貫長慶初對賢良極諫策登乙科授太子校書敬宗朝又以華原縣尉再登詳閑吏理科遷萬年主簿考京兆進士能第上下頗得一時之儁　推擬授韋正貫京兆尹制再昇文字之選一舉雲霄之路

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　裴儔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肅之侯子休之兄見舊書裴休傳

雲章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博學宏詞科　柳璟見上

知貢舉　禮部侍郎楊嗣復舊書本傳牛僧孺作相欲薦拔大用又以於陵爲東都留守未歷相位乃令嗣復權知禮部寶歷元年二月選貢士六十八人後多達官按是年及明年進士適符六十八人之數而傳言元年二月或專謂元年進士及諸科然祇六十五人疑有誤字　新書本傳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

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爲美

舒元褒對策曰臣久訝今之天道運行地力負載生生滋息皆與堯舜禹湯之時不異及言其理亂安危則邈然數千里而遠臣因靜索其源蓋由時君之所致也在禹以夏王桀以夏亡在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是古今有異邪直人事而已矣臣嘗病之願抱血誠而竊置於天子之前天路甚高無由聞達是以卒歲於悒如抱沈痼天意似知臣有移時之術而能懇懇不已幸使臣不爲霜露所薄而無犬馬之疾謂遭遇陛下嗣位之日首以直言極諫徵夫賢良方正之士而虛心以問之此乃五帝三王之所難行而一朝陛

下盡能行之所謂天地交泰之時也臣不敢懼避鼎鑊之誅
願盡吐成敗利害之根願解天下元元倒懸之急也亦不枝葉藻
飾以爲言上緣聖問下切人情度陛下必能行之者而後言之伏
惟陛下察其忠而諒其直實天下幸甚謹昧死上言制策曰古人
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
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今俗于至道躋兆人於泰和予大夫皆
蘊器應薦憤憤悱悱思所以奮者於日久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
者陛下首問及此有以見聖人思理之深也臣聞楊雄有希顏之
言顏淵有慕聖之語皆謂生雖異代但行其道卽其人也今陛下

藴上聖之姿執大寶以御乎人夫寒暄發于咳唾生死繫于喜怒其力與天地爭大其財與泉源不窮臣竊謂以此之力提五岳而寡乎四海也今賜策曰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此乃陛下謙光之至也微臣敢不拜舞稱賀條列而言乎臣聞三代之理以義化天下其猶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雖負至聖之姿常若不足在求賢以輔張諫以規憂天下之憂樂天下之樂未嘗枉一物而私其功也三代之後亦求其所理之門何者足以立功而親人此道苟失在未嘗有思天下之苦既不知其苦必輕用其人所謂輕用者非謂其日殺不辜蓋以天下之力已困

而上之用無節上之用無節則有轉死溝壑之患生于無節足以爲生人之刀鋸也又有甚於此者則爵祿徧於輿臺威福生于左右刑罰不中法令不行天下昏亂猶不知覺自以爲萬代之安以此求理何異緣木而求魚哉今陛下欲追蹤乎三代則莫若用三代之理何者伏望陛下以其德理天下則思求賢以廣其覆載以貴明並日月則思納諫以助其照臨察逆耳之言則知其爲端士而進用之聞悅心之語則辨其爲邪諂而斥遠之御一膳思天下之饑披一裘思天下之凍覽國史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覩貢賦思黎甿耕織之勤苦居宮殿思採伐之勤勞覩嬪嬙思離曠之怨恨

聲色游晏悟伐性之言馳騁畋獵念垂堂之戒戢六軍無令恃寵
抑近習無假威權無使有求恩之名無使有得幸之號無使內干
外政無使中奪外權無垂飾喜之賞無行遷怒之罰無求悅目之
華無好蕩心之巧此乃三代明王理天下之術也陛下誠能慕之
則宜法而行之行之不已自然遠超于三代矣況俯視二漢乎此
則陶今俗于至道躋兆人於泰和又豈勞聖慮哉制策曰夫禮樂
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皐天時
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
乎愧心格恥設防銷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者臣聞禮樂刑政

理天下之本也三代之理未始不先於禮禮明則君臣父子長幼尊卑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矣人倫之序正則和順孝悊之慶咸于上所以阜天時也貴賤之位別於內則奢侈耗蠹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利也自然上下交泰而天下之心悅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于樂樂達則神人自然和矣神人和則天下之心樂天下之心樂則風俗自然齊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乎固非謂乎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伏惟陛下舉三代禮樂而行之而不以形聲之爲貴則可以阜天時而節地利和神人而齊風俗刑政者國家之大典臣聞貞觀之理刑政

甚明夫刑者期於無刑政者期于無政蓋以一人而齊天下能用之者則理不能用之者則亂刑設而不犯盡一之謂也政立而不易必行之理也然後能去奸宄懲暴亂而養齊黎人也然其患在於任情好惡遠近雷同雖堯舜不可爲理也況今人人自爲强禦欲其愧心格恥設防銷微無由得也何以言之今軍伍之人陛下之人也府縣之人亦陛下之人也既皆陛下之人則刑政所宜共守今有惰游無賴之人不脩本業輸貨榷酤苟求微利一入北軍張影附勢濫託附籍恣行凶頑執繫與尹京者持陛下刑政以繩其罪主者則云彼越局而挫我也遂奪其威權以固護之持刑政

者無由而禁徒有城狐社鼠之歎耳此陛下刑政不行于轂下況其遠者乎其外則守土之臣或多自開戶牖征徭榷稅不本制條刑罪重輕率于胸臆此陛下刑政不行於內地況其遠者乎伏惟陛下明于用刑則可以期於無刑矣豈止於愧心恥格乎率力爲政則可以期于無政矣豈止于設防鎖微乎伏惟陛下徵貞觀刑政而行之則天下之人有恥且格矣制策曰四人混處遷于異物歷代已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尙篤固而多捐本之心工紹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齎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者臣聞明君在上制四人之業不使爲異物所遷

今士之爲儒非不强學而有詭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親巧詼而疏鯁直也農人之業非不篤固而多捐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惡菲食也工人之藝非不專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厭樸素而尚淫巧也商人之利非不多而鬻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帛也伏惟陛下斥巧詼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絕珍味則農無棄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則商無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此乎夫矯弊在先原其本然後責其末何者制士人之祿使稍優寬農夫之稅使加薄酬工人之庸使當直來商人之貨使其通如此自然各修其業矣復敢

有爲異物所遷者則陛下之刑政存焉制策曰漢高之基稱蕭曹
孝宣之興稱丙魏朕覩其書燦焉畫在我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
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觀其書則拔擧絕類者不能
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謨謀而無
際賦者臣聞元首以輔弼興理自古王者期建非常之業則必有
非常之人以佐之漢之高祖資蕭曹孝宣憑丙魏一則以創業一
則以中興其道可得而知也漢高起于布衣以有天下大敵未滅
日月持久蕭曹臣輔謀計居多所以覺其功業盛也孝宣起于人
閒霍光歿後方親政事然霍光雖乘時之功不通經術非王者之

佐弊政尤多丙魏乘弊之餘以爲股肱之任卒致中興所以覺其
輔佐之勞也我太宗元宗明聖之資海內從化而房杜姚宋當至
理之代皆盡啓沃之力咸有匡輔之道主聖臣賢君臣道合是以
貞觀開元與漢之功臣有異而兩朝功德事業光乎史冊陛下以
拔萃絕類之不相遠者則臣竊所謂主聖臣賢道合交泰正史氏
無德而稱焉制策曰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眾而財官是
空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臻而疲弱者未贍必有其旨
何以辨之毋泛毋略毋游說毋隱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陛下終
問及此有以見聖心憂勞之至也微臣敢有所隱而不盡言乎陛

下以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佚儉至眾而財官是空非上失勸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夫欲墾闢多而財賦足者莫若勸人之務本務本在百姓樂其業而墾土以穀樹桑以絲此皆取之於厚地厚地之出如泉源焉豈有窮竭耶今捨此不務而欲墾闢之不惰不可得也今陛下宮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輙趨斧斤之利此耕夫十去其二也後宮羅紈鉛紅者數千人日費數千金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尚食之饌窮海陸之珍以充圓方一飯之資亦中人百家之產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廐馬與鷹犬之多皆使厮養之其芻粟粱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此耕夫十去其一也車

輿服玩皆錯以兼金鏤以美玉或文犀瑇瑁大貝明珠齒革羽毛窮奇極異採之者或航溟海梯崇山力盡不回繼之以死此耕夫十去其二也有假於浮屠削髮惑眾而建立寺宇刻雕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此耕夫十去其二也姦吏理人苟以應辦為先急徵其稅厚剝其賦以媚于左右此耕夫十去其一也上好珍奇則商通無用之貨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于人力乃委于無用之地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此數者乃困生人之力而竭國用之甚者陛下誠能恭采椽茅茨之化絕浮屠惑眾之教抑姦吏賦斂之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百姓皆歸本而墾闢矣

何慮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誠能節嬪嬙之侍斥犬馬之繁減海陸之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然足何慮乎供億之衆哉故語有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使伊傅復生爲陛下計者不能易此也陛下以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豈非擇才授任之不明遷轉課積之不嚴歟今自三事及羣有司皆有其官官有其祿考成在於歲滿則轉不知陛下何以選而致之哉臣聞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言內外各用其人爲理而天下安甯也今多士盈朝而使陛下憂勞若此雖無闕員將何用哉甚失文王以甯之謂也陛下何不各於其局而考其課績有其效者則升之無其效者則退之如

此則尸素充員者鮮何憂乎家食而告困哉陛下以德澤屢降而鰥弱者未贍豈非方鎮之臣爲壅遏其恩者耶竊見今主守之臣與聚斂之臣巧計萬端割剝生人膏血兩稅之外徵率雜科以爲非時之進富貴原注疑 陛下恩澤於是有月進時進朝賀之進羨餘之進當進之時表章上言皆云臣自方圓不擾陛下百姓舉此一節則明其欺詐甚矣今長吏節度觀察刺史之家其奢者家僮數百人其儉者不下百人以其祿俸自給尙且不足必重斂于人以繼之則明知其所進非祿俸也既非祿俸而云不擾百姓將何得哉所以兩稅之外常有誅求鹽鐵榷酤重疊籠稅託爲進奏般次

相連水陸轉輸半入私家今天下之人流離棄業日益困矣而陛
下無由知之雖仍降德澤德澤不流則鰥弱從何而贍陛下聞之
得不爲少軫聖慮少動聖心臣竊料陛下將不忍聞也陛下倘察
臣之言特回聖意一爲思之敕有司簿天下舊定之租賦禁奸臣
非法之誅求減鹽鐵榷酤之緊稅絕天下無端之進奉如此則德
澤自降而天下之人自獲蘇息富而庶矣豈慮乎鰥弱之不贍哉
然清問所及皆當今之切者微臣何言亦已盡矣陛下察而行之
在陛下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而已何者陛下春秋鼎盛
上荷十二聖之重構自卽位以來嘗日旰不視朝大臣憂懼百僻

惝傑進諫者詞旨懇切陛下既嘉其忠亦允其請然宰相卿士未有尊時之對則萬幾之重其閒幾時加之千門之深羽衛之嚴則堂上之遠豈止於千里哉雖陛下雄傑聰明極思慮而憂天下何由而得雖曰徵賢良爲直諫又何益于理故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推是而言則天下理亂不由陛下而致其由誰乎臣所謂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蓋爲此也況今大獘未去其可忽之耶所謂大獘者在法吏之侮文權臣之弄柄朋黨連結貨賄公行以中外重位出入迭居名器輕於糞土公侯偏于肩縣恣行威福苛傷鼻殘諫官不敢論御史不敢糾雖陛下有

口天下之名而此輩乃害天下之實此弊不去生人未安陛下必欲去其弊者拔其根本斥諛佞進忠賢早朝而晏退引宰相公卿詢訪天下之利病至於羣有司皆使鯁直列侍而親決萬幾之務此乃聖帝明王理天下之術也伏維陛下留神獨聽無惑于左右則四海九州幸甚微臣敢愛一身之死而不直乎謹對文苑英華

二年丙午

十二月八日敬宗紀作辛丑敬宗遇害舊書本紀

乙巳文宗即位通鑑

進士三十五人是年崔仲府元落韋敖等第罷舉見摭言

裴俅狀元舊書裴休傳休弟俅字冠蔵登進

士第李商隱爲滎陽公桂州舉人自代狀裴俅身先較藝之場首出觀光之籍唐才子傳作球撫言又作求

張知實

見唐闕史　杜牧隴西李府君墓誌銘有張知實

朱慶餘

唐才子傳朱慶餘字可久以字行閩中人寶歷二年裴球榜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　書錄解題朱可久字慶餘以字行　受知于張籍寶歷二年進士　唐詩紀事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索慶餘新製篇什留二十六章置之懷袖而推贊之時人以籍重名皆繕錄諷詠遂登科慶餘作閨意一篇以獻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沈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于海內矣　張籍有送朱慶餘及第歸越詩東南歸路遠幾日到鄉中有寺山皆遍無家水不通湖聲蓮葉雨野氣稻花風州縣知名久爭邀與客同姚合亦有送朱慶餘及第後歸越詩勸君緩上車鄉里有吾廬未得同歸去空令相見疏山晴棲鶴老天曉落潮初此處將誰比獻親冬集書

夏侯孜

舊書本傳孜字好學本譙人父審封孜寶歷二年登進士第　玉泉子夏侯孜在舉場有王生者有時名遇孜下第偕遊京西鳳翔節度使館之從事有宴召惹酒酬從事以散子

祝曰二秀才明年當得第當鄉堂即王生自負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後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

劉蕡 舊書文苑傳劉蕡字去華昌平人父勉淺貢歷二年進士擢第 玉泉子劉蕡楊嗣復之門生也

李方元 杜牧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君諱方元字景業刑部尙書贈司空貞公長子少有文學年二十四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以會昌五年卒年四十三推之知上第在是年

鄭復禮

郭言揚 唐闕史滎陽鄭氏其先相故河中少尹諱復禮應進士舉十上不中所司選因危且甚于佛寺有僧宏道者人言晝則平居夕則視事于陰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復禮不勝其塞懣憤惋則擇日齎沐候焉頗容接之且曰某未嘗妄洩于人今知茂才抱積薪之歎且久之不能隱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類異不可名也鄭拜請其期宏道曰唯君無期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欵其一則復負宛如是者骨月相繼三榜三榜之前猶棲天之難三榜之後則反掌之易也鄭愕眙不諭復再拜請語四事之目宏遲疑良久則曰愼勿言于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爲異矣其一須是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三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

者關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弟姪三榜率須依此鄭雖大疑其言然鬱鬱不樂以為無復望也敬謝而退長慶二年人有導其姓名於主文者鄭以其非再知貢舉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歷之二年新昌楊相國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洩言來春遂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奇歎且久因紀于小書之抄亥至故尚書右丞諱憲應舉大和二年頗有籍籍之譽以主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期周之恤爾後應大和九年九舉年年敗于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之二年高鍇再司文柄明年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張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又附書于小書之抄亥至故駙馬都尉諱顥應舉時譽轄洽至改元會昌二年禮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爾後滎陽之弟姪就試如破竹之勢迎刃自解矣

盧求　舊書盧攜傳父求寶歷初登進士第宰相世系表求之父損唐詩紀事盧求登寶歷二年進士第李翺之壻也翺典合說有道人號先知始翺妹壻楊嗣復知舉求落第至是嗣復再知舉道人以小卷遺嗣復曰放榜之日開之洎放榜開卷乃曰裴頭黃尾三求六李時第一人裴求榜末黃觜次則李俅盧求又李方元從穀道裕果初李助李俅其六人道人又謂翺曰公之子不如

外孫後求子擕鄭亞子畋杜審權于讓能爲相皆舅外孫也　崔球 舊書崔珙傳珙弟球字叔休寶歷二年登進士第

按此則是年有四求矣　劉符 政曾之後方平之子寶歷二年擢第至戶部侍郎贈司徒見邵氏聞見錄　按符字端期蔡州刺史秘書郎藻之子見宰相世系表及古今姓氏書辨證邵氏以爲方平子誤符八子皆登進士第卽崇龜崇彝昆弟也

李從毅　李道裕　李景初　李助　李俅　黃鍇 一作價見上

諸科十二人

長念九經科 見雲麓漫鈔

知貢舉　禮部侍郎楊嗣復 唐詩紀事寶歷中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于潼關宴新昌里第僕射與所親坐正寢嗣復領諸生翼兩序元白俱在賦詩席上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吏盡傳馨當時疏廣雖云盛詎有茲筵醉綠醽其日

大醉歸謂其子弟曰
吾今日壓倒元白

唐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

大和元年丁未

二月冊府元龜作正月誤乙巳大赦改元制曰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及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者常參官及方牧郡守各舉所知無人舉者亦聽自舉並限來年正月到上都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敕自今已後天下勳臣節將子弟有能修詞尚學應進士明經及通史學者委有司務加獎引唐會要

七月辛巳敕今年宜權於東都置舉其明經進士任便在東都赴集其上都國子監舉人合在上都試及節目未盡者委條流聞奏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會要

八月禮部貢院奏東都置舉條件其上都國子監宗正寺鴻臚寺舉人並請待東都考試畢卻迴就上都考試從之冊府元龜

十月中書門下奏應禮部諸色貢舉人及吏部諸色科目選人等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學只合于禮部應舉有出身有官方合於吏部赴科目選近年以來格文差誤多有白身及用散試官并稱鄉貢者並赴科目選及注擬之時即妄論資次曾無格例有

司不知所守其宏詞拔萃開元禮學究一經則有定制然亦請不任用在散試官限其三禮三傳一史三史明習律令等如白身並令國子監及州府同明經進士薦送如考試及第明習律令同明經一史三禮三傳同進士三史當年關送吏部便授第二任官如有出身及有正員官本是吏部常選人則任於吏部不限選數應科目選仍須檢勘出身及授官無踰濫否緣取學藝其餘文狀錯繆則不在駁放限如考試登科並依資注與好官惟三史則超一資授官如制舉人暨諸色人中皆得選試則無出身無官人並可亦請不用散試官伏以散試偶於諸道甄錄處得便第二第三任

官既用處銜及授官則勝進士及諸色及第登科人授官實恐僥倖敕旨依奏冊府元龜　唐會要

是月京兆府鄉貢明經孫延嗣等三百人進狀舉大歷六年七年例請同國子監生上都考試許之冊府元龜　因話錄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編飾為詞號為舉人露布

九年冬就試者多出自文儒

進士三十三人

李郃狀元

蕭倣舊書蕭俛傳俛從父弟倣大和元年登進士第　新書倣字思道

崔慎由舊書本傳字敬止清河武城人高祖融曾祖翹祖異父從慎由大和初擢進士第　按唐語林云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元和即大和之誤

陳會北夢瑣言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滌器之風也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為業為不掃街官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修進不許歸鄉以成名為期每歲餱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至郎

中業八韻唯蝗螂賦大行大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肆罰其戶家人猶拒之逡巡賀登第乃聖善獎訓之力也後為白中令子墀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許玫　唐詩紀事許玫大和元年登第其兄弟琯瓘皆高科

崔鉉　唐詩紀事魏公鉉元略之子也為兒時隨父訪韓晉公滉滉指架鷹令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絛人滉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寶歷三年登第久居廊廟三擁節旄宣宗嘗謂侍臣曰崔鉉眞貴人裴休眞措大初佐石頊江陵辟為戎倅一旦告去既入京華俄昇翰苑沿郡凡三歲石未離荆渚崔既秉鈞衡石馳牋賀之曰某早拜光塵叨承眷與深蒙異分屢接清言幸曾顧于厚恩俯見循于末契去載分麾南楚拜節西秦思賢方詠于嘉魚棲止賀慚于威鳳窗筵初啟何階鵷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下光生鄰部喜溢轅門豈唯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慶乃掌記李隲之詞也

侯固　永樂大典引閩中記侯固字子重閩縣人大和元年及第

陸賓虞　前定錄吳郡陸賓虞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聲色兼知術數賓虞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驗至寶曆二年春賓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止留

一宿明旦謂賓虞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木族則殊等與及第必矣賓虞乃書於晉昌里之牖間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恭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逃避憩于從孫閣禮之舍既入閣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雙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虞素嗜魚便令作鱠至者輒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惟瑛且紿之曰將遊蒲關故來訪別瑛笑曰木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爲賓虞深信之因取薦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果又訪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名之外狀元姓李名合也聯時有廣文生朱俅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虞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虞言于從弟符符與石賀書壁閒後月餘狀頭李郃賓虞名在十六即三十三人也 北夢瑣言吳郡陸龜蒙父賓虞進士甲科 按賓虞張仲方之壻見白居易張公墓誌銘

韋愨字端士大和初登第見舊書韋保衡傳

房千里字鵠舉大和初進士第見新書藝文志 雲溪友議載房千里初上第遊嶺徼詩序 按宰相世系表千里說之孫秉則之子

諸科十五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郾 舊書本紀寶曆二年十月壬戌以中書舍人崔郾為禮部侍郎 冊府元龜大和元年五月甲申召待制官禮部侍郎崔郾工部侍郎獨孤朗日對一刻蓋是年七月始有東都置舉之詔故五月猶得召對也

二年 戊申

三月辛巳 唐大詔令集作三月二十九日按三月丁巳朔辛巳為二十五日麗嚴傳作二月誤 上御宣政殿親試制策舉人詔曰士志於道蓋道以致君為先代實生才蓋才以濟理為務不宗何以獲其實不言何以知其志故帝堯重詢眾之訓殷宗肖沃心之術其傳曰嘉言罔攸伏又曰俊人用彰漢魏以還詔策時作暨于我唐遵為故事繇是普 政惟乂魁能閒出朕

寵荷大寶勤恤兆人明不燭于幽昧惠未流於鰥寡御朽兢慮求
思永圖是以命有司會羣材列稽疑延問賜政子大夫達學通識
儼然來思操觚濡翰條誨宿儲慰我虛佇必宏嘉猷故臨軒命書
策以審訪繼燭俟奏其悉乃辭各宜坐食食畢就試左散騎常侍
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宜並充考制策官是日宰臣
等以監待制舉人及夜並宿于中書省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文苑英華
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舉人問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元默無
爲端拱司契陶甿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
建中孫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夐

乎莫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究百僞滋熾風流寖微自漢而降足徵益寡朕顧惟昧道祗荷丕構夙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逮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踰檢大學明教化之源也期于變風而生徒多墮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恠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埋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

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究此繆盭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啓佑惟冀臻治平子大夫識達古今明於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于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修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可充推之本源著于條對至于夷吾輕重之權孰觕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于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舊書劉蕡傳　文苑英華　唐大詔令集

閏三月甲午按舊紀閏三月丙戌朔甲午爲九日詔曰王者謹天戒酌人言叶時凝

命資賢贊理斯爲令典也朕以非德祗膺大統歲屬凶旱人思底甯庶察彝以勤理因舉能而詢衆科別條問臨軒致試載搜尤魁果副虛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第三等裴休裴素第三次等李郃第四等南卓李甘杜牧馬植鄭亞崔璵第四次等崔讜王式羅紹京崔渠崔慎繇苗愔韋昶崔博第五上等崔渙韓賓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舉人第四次等宋昆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舉人第四次等鄭冠宋一作李栻等皆直躬遵道博古知微敷其遠猷志在宏益實能攻朕闕紹政經究天人交際之理極皇王通變之義指切精洽粲然可觀既效才於明試宜旌能於受祿其第三

等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上等人中書門下即與處分時有劉蕡應直言極諫科條對激切凡數千言雖不中第其文本行於時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劉蕡傳時對策者百餘人所對止循常務唯蕡切論黃門太横將危宗社是歲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為考策官三人者時之文士也覩蕡條對歎服嗟悒以為漢之晁董無以過之言論激切士林感動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當途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之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弭之以避黃門之怨唯登科人李郃謂人曰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讓蕡事雖不行人士多之

玉泉子劉蕡楊嗣復之門生也既直言忤中官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柰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邪嗣復懼答曰嗣復昔與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李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智懦劣不能

賛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劉賁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上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賁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賁指切左右貴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於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憚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賁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奬壽於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賁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

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臣逃苟且之慚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容齋續筆蕡既不得仕于朝而李郃亦不顯蓋無敢用之也摭言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宏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以下靡不斂袵然以指斥貴倖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郃詣闕進疏請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間屈聲播于天下

十二月禮部貢院奏五經明經舉人試義請准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敕以墨義代口義許之冊府元龜

進士三十七人試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見因話錄是年韋鏻府元落元道韋術等第罷舉見摭言又云大

和二年崔郾侍郎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牧有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釀酒卻將春色入關來按此則是年爲三十三人登科記作七誤也

韋籌 狀元

厲元 唐詩紀事元大和二年進士終於侍御史

鍾輅 見文苑英華

杜牧 唐才子傳杜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大和二年韋籌榜進士與厲元同年後又舉賢良方正科

舊書杜佑傳牧進士擢第又制舉登乙科 摭言崔郾侍郎既拜命于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爲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眞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覽于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請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則第三人郾曰亦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卽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卻請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旣卽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爲誰曰杜牧衆中有以牧不拘細行間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牧雖屠沽不能易也 杜牧投知己書云大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

行可與進業可與脩喧而譽之爭爲知己者不啻二十人又隴西李府君墓誌銘牧大和元年舉進士及第鄉貢上都有司試于東都

崔黯 舊書崔黯傳黯字直卿大和二年進士擢第　按黯爲繪第二子柳宗元報崔黯秀才書韓注以黯爲甯之子誤

鄭溥 因話錄鄭溥應舉時曾夢看及第榜榜上但見大書鳳字大中元年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鄉貢士紙之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坐側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　按大中爲大和之誤

明經科　雲麓漫鈔於是年載學究周易科應入明經下

諸科三十六人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裴休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麗嚴傳大和二年二月上試制舉人命嚴與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爲試官以裴休爲甲等制科之首又裴休傳應賢良方正升甲科

裴素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按杜牧有陜州醉贈裴四同年詩未知爲休爲素俟考

李郃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南卓 見冊

府元龜唐會要

李甘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甘制策登科

杜牧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杜牧有重登科詩云星漢離宮月出輪漢街含笑綺羅春花前每被青蛾問何事重來只一人

馬植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登制策科釋褐壽州團練副使

鄭亞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亞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內連中三科

崔瑍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崔珙傳瑍制策登科

崔讓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王式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新書王播傳式以門蔭為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

羅紹京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按紹當作劭舊書李友傳羅讓子劭京字子峻進士擢第又登科

崔渠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慎由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諸侯府

苗愔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韋昶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崔博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翺武孫衡墓誌銘次女嫁前進士崔博　博稱郎其人搏為博之訛

崔渙　見冊府元龜一作毀唐會要作煥

韓賓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唐大詔令集作王賓誤

劉禹錫

行門韓贄擢第歸覲以詩美之兼賀韓十五曹長詩云零陵香草滿郊坰丹穴雛飛入翠屏孝若歸來成畫讚孟陽別後有山銘蘭陔舊地花纔結桂樹新枝色更青為報儒林丈人道如今從此鬢星星　按詩注云時韓牧永州蓋韓十五即贄父也

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　宋昆　冊府元龜　唐會要

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　鄭冠　冊府元龜　唐會要　李栻一作式　冊府元龜　唐會要

按舊書劉蕡傳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蓋并三科數之也

處士科　見雲麓漫鈔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鄲　舊書本傳轉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平心閱試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　劉禹錫崔鄲神道碑惟太常及尚書暨令相國皆自中書舍人為禮部侍郎凡五貢賢能書得士百四十有八人按太常謂邠尚書謂鄲相國為鄲今數五知貢舉凡進士一百四十六人蓋登科記有誤字

屬元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曰緱山明月夜岑寂隔塵氛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韻流多入洞聲度半和雲拂竹鸞儔侶經松鶴舞翠蟠光聽處合仙路望中分坐惜千齡晤遺音過汝墳文苑英華

鍾輅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曰月滿緱山夜風傳子晉笙初聞盈谷遠漸聽入雲清杳與人閒曲遙分鶴上情孤鸞驚欲舞萬籟寂無聲此夕留煙駕何時返玉京惟愁音響絕曉色出都城文苑英華

三年己酉

三月御史臺據吏部分察姚中立（高鍇傳作監察御史姚中立）稱准策考試別頭進士明經等官考功員外郎高鍇考試禮部關送到進士鄭齊之李景素（李一作季高鍇傳作李景）兩人明經王淑等十八人並及第放牓之後羣議沸騰職當分察不敢緘默及得高鍇狀伏以進士明經並先無格限其所送進士二人文藝並堪與及第明經比年所送不過三五人今年禮部開送十一人及考試帖義十一人並堪與及第敕鄭齊之李景素據所試比校嘗例得者不甚過差宜並與及第明經王淑等五人覆試帖義通數高並與及第餘落之（册府元龜）

監察御史姚中立又奏停考功別頭試（新書選舉志）

十一月甲午南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制曰最能受用允屬於羣材舉善推賢是先乎公族經學可以宏敎本高尚可以觀時風宗子中有才行著明文學優異者委宗正寺具名聞薦比類加獎諸色人中有精究經術洞該今古求志不期當達委所在長吏具以名聞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五人

崔璐舊書崔鄲傳子璐大和三年登進士第

邢羣杜牧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邢渙思諱羣進士及第又銘曰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終剌史按終于大中三年年五十歲及第當在是年

鄭齊之見上　崔嘏授鄭齊之盛武副使制如聞齊之自得科名留心政術

李景素見上　舊書李蔚傳父景素大和中進士

諸科二十六人　王淑見上

知貢舉　禮部侍郎鄭澣舊書鄭餘慶傳子澣大和二年遷禮部侍郎典貢舉二年選拔造秀府號得人

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云鄭澣大和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自中書舍人充翰林侍講學士二十八日賜紫二年六月一日遷禮部侍郎出院